

Best Chinese
Fiction

Xiao Kefan

中国好小说 | 肖克凡

肖克凡

中国好小说

肖克凡

Best Chinese Fiction

Xiao Kefan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好小说. 肖克凡 / 肖克凡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8
ISBN 978-7-5153-3638-1

I. ①中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0028 号

责任编辑: 程薰眉

书籍设计: 瞿中华

封扉字体: 谷龙 (谷龙纤圆体)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21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印刷: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10×1092 1/32

印张: 9.75

字数: 190 千字

版次: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目录

哈尔哈拉河刀子 _001

本土故事 _019

一天八小时工作 _041

天津大雪 _063

美丽花环 _109

孤岛史 _167

黑砂 _235

哈尔哈拉河的刀子

他攀登着哈尔哈拉河畔的那座无名小山。无名小山不高，好像人里的矮子。矮子也累人呢。他走得气喘吁吁，一眼瞥见自己的汗珠儿落入草丛，立即被吸干了。他中途几次气馁，想放弃又不忍心，便大声咒骂着。他不是咒骂山高，山高也不是什么错误。他是咒骂自己力衰。当年的锐气荡然无存，如今就连这座无名小山也攀登不得了。男人五十，日过午，精力明显不济。他随手扯了几片草叶子塞进嘴里，用力咀嚼着。他咀嚼草叶子的表情很夸张，似乎在模仿老马吃草。是啊，味道变了，草叶子已然没了昔日清香。似乎什么都变了，没变的只有黛色的哈尔哈拉河继续流向前方，宁死不回头。这才是内蒙古的河流啊。他因此感到欣慰，左脸的刀疤仍然保持着纯正的紫色。他喜欢紫色。人的颜色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，

紫色就是。

一块乌云飘来，粗暴地抹去了满天阳光，无名小山顿时失去光泽，窘迫起来。他知道这不光是草的逆境，人也一样。于是他增了志气，大声吼着冲上山顶。冲上山顶之后他呼呼喘着粗气，分明感受到乌云正在从自己肩头掠过，不怀好意地朝着山谷滑去。山谷里一派逶迤，流淌着的哈尔滨河水被乌云弄得改了颜色。那是多么沉重的颜色啊，使人想起生锈的刀子。山谷里水草丰美，散布着五颜六色的旅游帐篷，挺鲜艳的，远远望去好似童话世界里一只只彩色蘑菇。他宁可叫它们帐篷而不叫它们蒙古包，那是因为它们属于张术。张术这家伙一颗红心扎根边疆三十多年不返城，喝着哈尔滨河水渐渐成为大肚子。大肚子是当地土话，就是北京人说的大款。每逢消夏季节大城市的大款们千里迢迢跑到哈尔滨河谷，纷纷住进张术旅游公司的冒牌蒙古包里，休闲度假。天长日久，大款们废弃的避孕套成为这里的唯一橡胶制品。当地的孩子们以为这就是干瘪的节日气球，含在嘴边使劲儿吹着，往往听到一声声沉闷的爆裂。据说张术听到这种爆裂声总是嘿嘿笑着。

他身穿皱皱巴巴的土色西服，肥大的军绿裤子，褐色破皮靴，一派典型的民工打扮。站在山顶远远望着山谷里布满彩色帐篷的度假村，他心情挺复杂的。就说张术吧。二十多年前知青部落的那条大土炕，我睡炕头，那家伙睡炕梢儿。如今人家成了当地首富，就连当年知青部落遗留的三间土房也修建成“张术故居”，走进院子首先看到著名书法家沐洋

先生题写的匾额，四个大字金光闪闪。

他内心是自卑的。尽管他的洪炉在哈尔哈拉河畔无人不晓，尽管他打造的“匹恰克”已经成为当地旅游名牌产品，尽管他走遍方圆百里处处都有奶茶和笑脸，他还是觉得没劲。当年我在这里插队落户，但后来返城了。当年返城进厂我当了锻工，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，但后来下岗了，就连妻子也跟了别人。大城市的时尚生活根本不需要铁匠。他只得承认自己是多余人。五十岁了，只身重返记载着他青春岁月的哈尔哈拉河畔，叮叮当当打铁谋生。

一条小路曲折地通往山谷。山谷其实是河谷。哈尔哈拉河蜿蜒而来蜿蜒而去，留下山对水的回忆，也留下水对山的回忆。山山水水互不相忘，最没记性的动物是人。人，什么也记不住，只记住钱和女子。这样想着，他看到虚张声势的乌云远去了。河谷里的景色重新灿烂起来，没事儿似的。这就是坚若磐石的哈尔哈拉河谷啊。他沿着小路，下山了。人朝高处走，一鼓作气冲上山顶就是了。人往低处走，就难了。李丽茹就是这样摔死的。

三十几座彩色帐篷，分布在鲜花盛开的哈尔哈拉河谷里。野玫瑰花的香气扑面而来，令人猝不及防。游客们因此受到强烈刺激。这就是哈尔哈拉河谷的野玫瑰花，花香杀人，花香杀人不眨眼。住在度假村里的大肚子们几乎人人愿意被香花杀死，他们在彩色帐篷里这样唱着，不是倾诉心曲而是消化着肠胃里的孢子肉。

进入小盆地，他迈着大步走过一座座不伦不类的彩色帐

篷，心里充满抵触情绪。他知道这里是张术旅游公司的度假村，自己只是打造哈尔哈拉河刀子的铁匠而已。河谷里野玫瑰花的香气迎面扑来，掺杂着游客们带来的法国香水味道。他苦笑了，迎着无奈的夕阳。

黄昏时分，远处的篝火便燃烧起来。这显示了大肚子们急切盼望夜生活降临的焦灼心理。白天似乎太长了。他拖着自己长长的身影走向那座破旧的蒙古包。这座蒙古包不是有钱人聚会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没有五粮液和人头马。这里只有哈尔哈拉河水酿出的真正好酒，人称烧刀子。他总也弄不明白烧酒为什么叫烧刀子，难道酒是刀子？是啊，酒有时候就是刀子。男人有时候是磨刀石。

走进蒙古包他看到几个汉子喝着烧刀子，表情从容。烧刀子这酒，味道醇正，德行很好。酒也是有德行的，跟人一样。他跟汉子们打招呼，知道他们都是小生意人。汉子们都认识他，叫他刀子。他当然知道自己叫刀子。他在哈尔哈拉河畔打造各种铁器，包括马蹄铁，然而最出名的还是刀子。他打造刀子总是夜间淬火，很神秘。

蒙古包里的汉子们挪出位子，请他落座，说喝酒。天色暗了，他的心情却晴朗起来，伸手端起大碗喝了一口。烧刀子毕竟是好酒，一路直入肺腑，中途不用倒车。这时蒙古包外面热闹起来，他知道这是马头琴来了。马头琴带来歌声，就是那首好人唱坏人也唱的《天堂》。

蓝蓝的天空，青青的湖水，绿绿的草原。他闭眼听着，很陶醉。洁白的羊群，奔腾的骏马，还有你美丽的姑娘。一

曲终于唱罢，他睁开眼睛朝着蒙古包外面大声说，还有哈尔滨的刀子。

蒙古包外面没人应声。蒙古包里几个汉子哈哈笑了。一个汉子摇头表示反对，说天堂没有刀子。他想了想，认为这汉子说得对。天堂那么美好，根本用不着刀子。他这样想着，自卑起来。天堂既然不用刀子，我这铁匠还能去天堂吗？不能。他低头喝酒，不说话了。

不声不响走进来几个姑娘。汉子们立即容光焕发，纷纷笑着腾出座位欢迎她们光临。他知道这是张术旅游公司推出的服务项目——小姐陪酒。他不大适应这种场合，继续低头喝酒。

身旁的姑娘伸手给他添酒。他看见她手腕上戴着铁镯，惊异了。他侧脸看了看姑娘，问她铁镯哪里来的。这姑娘消瘦的脸庞，丹凤眼，显出几分营养不良的趋势。他抓住她瘦弱的手，注视着。姑娘慌了，挣脱着。他继续追问这只铁镯的来历，姑娘起身跑出了蒙古包。汉子们哄地笑了，那意思是笑他有花心没花胆。他沉着面孔解释说，那只铁镯真是好手艺啊。汉子还是哄笑着，七嘴八舌撺掇他去追赶那陪酒姑娘。他气极了，嘭的一声将那只大碗扣在小桌上。蒙古包里的空气猛地充满硝烟味道。一个汉子表情紧张，伸手下意识地摸了摸插在皮靴里的刀子。

他突然残忍地笑了，说你这刀子杀不了人，只能宰鸡。汉子们不敢笑了，一起盯视着他左脸的紫色刀疤。这刀疤，很像哈尔哈拉河谷野玫瑰花的颜色。他告诉汉子们，他只想

知道那陪酒姑娘手上戴的铁镯是什么打造的。一个汉子怯了，小声告诉他，那陪酒姑娘名叫小晴，小晴从小没娘，黄连苦命。

他不言语了。

这时，张术哈哈笑着走进蒙古包，一双小眼睛里放射着酒精的光芒。胖胖的张术身后跟着两个彪形大汉，一看就是保镖。张术叫了一声刀子，径直走上前来拍着他肩膀说，穆先生要见你。

他抬头问张术穆先生是谁。张术说穆先生是大城市来的大肚子，他老人家现在就要见你。

蒙古包里一派寂静。那几个汉子纷纷站起身来，一个个溜出蒙古包。他们为什么突然退场呢？他问张术。张术嘿嘿笑着说小动物见大动物，一般都是要逃跑的。他问谁是大动物。张术说穆先生是大动物。他摇摇头，说不见。张术顿时急得红了脸，你来哈尔哈拉河打铁不就为赚钱吗？你要想发财现在就去见人家穆先生。

他软了，伸手拿起那只大碗揣在怀里，缓缓站起身来说了声走吧。张术嘿嘿笑了，称赞他是明白人。他跟随着张术走出破旧的蒙古包，远远看见那堆篝火冲天燃烧着，就连夜色里的野玫瑰花的香气也被烧得变了味道，腥了。

望着远处篝火，他跟随张术走向那座又高又大的红色帐篷。一个保镖跑进去禀报了。一个保镖镇守门外，责令他交出揣在怀里的大碗。他抗拒着，故意说这是一只讨饭碗。张术小声说这是规矩，无论谁来拜见穆先生都要接受安全检查。他板着面孔，左脸刀疤泛着紫光。

前去禀报的保镖从帐篷里探出身子朝他努了努嘴，那意思是召唤他进去。这时候张术盯了他一眼。他明白这是嘱咐。小动物去见大动物必须谨小慎微，否则遇到血盆大口就没命了。他心情沉稳，铁匠有什么慌张的？这样想着他伸手撩开门帘走进帐篷。帐篷里灯光昏暗。他首先看到一张宽大的皮椅里卧着一个人，然后看到这个人在宽大的皮椅里挪了挪身子，这动作僵化，使人想起干尸。这人就是穆先生？他觉得有点儿可笑，从大地方来的大肚子原来就是这种样子。

穆先生躺在皮椅里伸出一只手，指着木墩儿让他坐下。他遵命落座，趁着昏暗灯光注视着穆先生干枯的手。这就是大富翁啊，绝对瘦肉型动物。

瘦肉型动物终于坐起，满头银发，目光炯炯。他心里啊了一声，一下想起父亲。七十三岁的父亲患胃癌去世之前，也是这样满头银发，也是这样目光炯炯，也是这样枯瘦如柴。唯一不同的父亲是穷人，穆先生是富翁。这一贫一富，天地之间。

富翁说话了，很和蔼。富翁要求铁匠打造一把六尺长四寸宽的大刀，不是藏式不是蒙古式也不是阿拉伯式，而是那种汉室镇宅宝刀。

牛皮刀鞘吧？他问。穆先生面无表情，说将来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去配制蟒皮刀鞘。说着这位大富翁缓缓离开皮椅，伸出枯手指着他的鼻子说，你使出浑身本领打造这把大刀吧，完工之后我给你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。

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。他听罢立即站起身来大声说谢谢。穆先生告诉他这把大刀取名金童。你必须把这个名

字刻写在刀身上，三天交活儿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

他应了一声。穆先生问他知道不知道玉女。他茫然，摇了摇头说不知道。穆先生突然笑了笑，说你下去吧。

他遵命转身走出这座红色帐篷。帐篷门外张术慌忙迎上前来，表情紧张。他说穆先生要打造一把四寸宽六尺长的大刀，大刀取名金童。张术听罢放了心，说有了金童必须要有玉女啊。

他不知道什么是玉女，此时他只知知道金童。迎着浓浓夜色他朝着哈尔哈拉河畔的洪炉走去。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。我离开城市千里迢迢来到哈尔哈拉河谷打铁，就是为赚钱。穆先生果然不是凡人，打造一把镇宅宝刀竟然出资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。这几乎就是九千元啊。穆先生真不愧是大地方来的大肚子。

坐在哈尔哈拉河畔的大石头上，他注视着沉沉夜色，寻思着。这时候哑娃出现了，不声不响窜到他的身旁，小精灵似地燃起一小堆篝火。这火光，一下照亮了流淌不息的哈尔哈拉河水，也照亮了铁匠左脸的刀疤，紫色的刀疤在火光的映照下颤动了两下。

哑娃是个来路不明的男孩子。这孩子行动怪异，猫头鹰似的，白天不见踪影，夜间露面。他哑，却总想说话，往往是张圆了嘴巴，有形无声的样子。铁匠心说，哑娃这孩子是想跟我学艺啊。其实哑巴学打铁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不会说话照样赚钱。

篝火越烧越旺了。火光里的哑娃递给他一瓶酒，是烧刀子。他接在手里，咬开瓶盖咕咚喝了一口，心里好爽。他知

道自己的好心情跟那笔钱有关——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，就又咽了一口烧刀子。哑娃抬头注视着满天夜色，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事。

他打着哑语告诉哑娃他接了大项目，给大地方来的大肚子打造大刀，大刀的名字叫金童，四寸宽六尺长。哑娃懂得他的手势，连连朝他摆手，表示担忧。篝火渐渐弱了。他伸手摸了摸脸上的刀疤，笑着告诉哑娃好钢坯子藏在好地方，趁着夜黑无人现在就去挖掘出来。哑娃马上跑去找来一张铁锹，递给他。

篝火熄了，夜色更稠了，一股股黏汁似的。他扛起铁锹走向无名小山下的黑松林。哑娃紧紧跟着，分明就是他的尾巴。

星光黯淡。他走进黑松林深处。这里原名“知青林”，如今株株成材，面临着疯狂的滥砍滥伐。他的好钢坯子就埋藏在那棵大松树下。他急冲冲来到树下伸出铁锹挖掘起来。往事如烟啊。当年植树的时候他正在偷偷跟李丽茹谈恋爱，这株大松树记载着他的初吻。

他呼呼喘着，铁锹终于咣地一声碰到硬物。他蹲下身去摸了摸，是它。这是好风钢啊，含锰。它埋在这里半年光景，不锈。

哑娃猫腰抱起钢坯，哇呀一声扛在肩头，转身就走。天色蒙蒙亮了。哑娃扛着钢坯子快步如飞，已经走出了黑松林。他感叹自己老了。当年营造“知青林”，他扛着一捆树苗儿疾步行走，腰不弯气不喘。他回头看着如今的大松树，心里很是感伤。光阴似箭啊，李丽茹死去二十六年了。

哑娃走远了，想追也追不上。这时他一眼瞥见小山坡上增添了一块石头，心里很惊奇。小山坡不高，他满头大汗朝前攀去，渐渐看出那不是石头，是人。走近了，终于看清是那陪酒姑娘。他想起她的名字，大声叫着小晴。大清早你怎么一人坐在这里呢。小晴一动不动坐在小山坡上，身边生长着单纯的小草儿。

我听说你从小没娘，是吗？他气喘吁吁问着，注视着她雪白手腕儿上的铁镯。

小晴眨着一双丹凤眼，说我娘当年参加青年突击队上山伐木，半路上摔残了，后来死了。

他惊讶极了，立即想起李丽茹。你娘是天津知青吧？小晴注视着他，然后摇摇头说，我娘是北京知青，她叫吴建蓉。

是啊，当年上山伐木不幸罹难的女知青何止李丽茹一人。他不认识吴建蓉，但心里还是沉甸甸的。光阴荏苒，当年知青的遗孤长大成人，做了哈尔哈拉河谷的陪酒小姐。

你戴的铁手镯是谁给你的？

它是我妈妈留下的。我听说那年月没有黄金没有白银只有黑铁。

他激动了，伸手掏出衣兜里的全部钞票，总共六百多元，一股脑塞给小晴，转身就走。小晴喊了一声。他并不停步，沿着斜坡一口气冲下山去。他跌跌撞撞的身形，很像一只断线的风筝。

小晴站在小山坡上，大声喊着：知——青——舅——舅。这声音在哈尔哈拉河谷回荡着，久久不散。

他站在小山坡下，气喘吁吁转身望去，仍然听见小晴喊出的“知青舅舅”环绕在山谷里，悠远而绵长。小晴的身影在他眼睛里更像是一株小树，随着余音摇曳。他一下被感动了，视线变得模糊。是的，小晴的妈妈吴建蓉是女知青，那么男知青当然就是她的舅舅了。知青舅舅——多少年没有听到这种亲切的称呼了，恍若隔世啊。这时太阳升起来了，照耀着山坡上那株幼稚的小树，也照耀着他左脸的紫色刀疤。这紫色刀疤记载着他的身份。

沿着小路他回到哈尔哈拉河畔的小木屋，看见哑娃放在门前的那块钢坯子，笑了。白天他是不干活儿的。白天他睡觉。他打铁往往是在夜间。他认为铁匠的炉火应当属于黑夜。白天的炉火只是用来烧制奶茶而已。

今天他好像有了心事，一屁股坐在小木屋门前，倾听哈尔哈拉河的流水。他想起李丽茹，一笑两酒窝儿，梳着两条小辫儿，还是当年的模样啊。人死了，她的形象也就凝固在你心里了，永远不会衰老。可活着的人却一天天苍老下去，反而不如死人永恒。这时候他眼前又浮现出山坡上的那株小树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白天没有炉火。白天就这样过去了。

黄昏时分，他又来到哈尔哈拉河谷度假村，寻找昨天喝酒的那几个汉子。天色渐渐黑了，还是不见有人走进蒙古包。他觉得奇怪，找伙计要了一瓶烧刀子，一个人喝着。外面的篝火噼噼啪啪燃烧起来，空气里弥散着无法无天的气味，夜生活又开始了。他感觉左脸的刀疤痒了，起身走出蒙古包。

远处的熊熊篝火冲天而起，极其嚣张的样子。远远看见一群姑娘围绕着篝火跳舞，他拎着酒瓶朝那里走去。

两个身穿保安制服的壮汉突然出现，小山似的挡住他的去路，说篝火晚会闲人不得入内。他觉得挺可笑的，这里从来就是野山野水不受管束，今天竟然成了闲人免进的地方。这世道真是变了。

张术跑来了，大声催促他回去打铁。他觉得张术神经兮兮的样子，挺滑稽的。张术低声告诉他，今晚穆先生的篝火晚会必须清场，任何人不得打搅。

穆先生的篝火晚会？穆先生的什么篝火晚会？他追问着张术。张术推搡着说，穆先生的篝火晚会选拔玉女，你赶快回去打铁吧千万不要误了人家的大事情。

张术的这句话提醒了他。是啊，穆先生的镇宅宝刀既然取名金童，那是必然要选拔玉女的。这样想着，他转身走了。一路上他寻思着，突然想起小晴。穆先生选拔玉女？他心里顿时紧张起来。

子夜时分。洪炉火光冲天。他看到钢坯子在洪炉里烧得红透，知道是时候了。打铁关键是火候。这时哑娃站在铁砧前面，手持大锤给他充当助手。他伸出钳子擒住钢坯子，嗨哟地一声拖上铁砧。哑娃心领神会哇呀一声，叮叮当当抡锤锻铁。清脆的打铁声响彻哈尔哈拉河畔。他念叨着“四寸宽六尺长”，烧了锻，锻了烧，大刀的雏形渐渐显现出来，真是好火色。哑娃兴奋极了，哇呀哇呀叫着。他注视着渐渐冷却的刀坯，呈现一派青蓝颜色。哈尔哈拉河的铁匠从来不曾